

江南的花市



留园蜡梅。



2025年花朝节，市民在虎丘祭花神、赏红护花。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王新禧

花，是植物最精华的绽放。它以姿色、风韵和馨香予人以美的享受。在人们心中，它象征着美好与生机。尤其在湿润的江南，朱紫黄白，奇能异卉，更是占尽人间千娇百媚，让赏花之人流连忘返。若你也要寻这万千芳华，打听它们在何处最馥郁、最热烈、最动人，那一定要去江南各地的花市走走，那里每一朵花都承载着江南人的诗意日常，在斜风细雨中，将藏在花影暗香里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

不同于北方庙会那般粗犷豪迈，也不同于岭南花街那般奔放喧嚣，江南的花市，带着一种独属于水乡的温婉与精致，是乍暖还寒里最鲜亮的一抹亮色。它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晋代“花朝节”的流风余韵。这是为了庆祝百花生日而设立的岁时节庆，以踏青赏花为核心活动，六朝时期发轫，唐代正式以农历二月十五为“花朝”，是日，仕女郊游玩春、扑蝶为戏，宫廷民间皆以赏花为乐事。后世虽花朝节渐衰，但对花的崇拜与赏玩传统却沉淀了下来。

北宋时洛阳的牡丹花市、广州的素馨花市、成都的海棠花市，都是盛极一时的岁时佳会。到了南宋，随着迁都临安，花市的盛况自然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江南的湿冷挡不住人们去水乡的巷弄里寻找春天的热情。

临安风景如画，四季百花争妍。新的城市结构打破了唐代的坊市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空间限制，于是日常消费鲜花的风气彻底深入了每一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兴起了插花、簪花、赏花的风尚，从文人的案头、千金闺阁到僧侣的禅房，无不遍插着千姿百态的花朵。

由于南宋社会对鲜花需求量极大，就给花卉贸易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从而也带动了临安花市的繁荣。花卉市场按照“花市”“花团”“花局”“花行”等不同规模、档次和品种进行分门别类精准布局：“花卉行”“花菜行”“官

■王新禧

卷花市”“城西花团”相继成立，花卉成了重要商品，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蒲萼、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

交易额如此之巨，可见临安的花市有多么发达。“旧闻城北有马塍，聚花成锦常留春。”临安一条马塍路，千年前就是著名的花市，《梦粱录》记载道：“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买之，以备观赏。”每天晨光熹微，花农们便提篮推车，携带名花佳卉入城叫卖，马塍花市立时被他们唤醒了。还沾着几星露水的竹筐里，码着各色花枝，各自顾盼生姿，霎时间“十里马塍花似海”，引来无数文人墨客吟咏品玩，千词万曲也道不尽其中的绮丽风流。

除十里马塍外，临江城盛产鲜花之地还有西湖、钱塘、锦塘，以及从汴京的寿安坊被平移到临安的同名官巷等，都聚合出异常繁盛的花市。“昔人种田不种花，有花只数西湖家。如今西湖属官去，卖花乃亦遍万户。”无论是城中还是乡间，南宋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种花、卖花，甚至将花田花圃种满鲜花，形成了“醉园关林、开田筑圃、种花卖花、花田遍野”的景象。《武林旧事》记其“罗列芬芳，珍奇百出”，临安至此已俨然是花园锦簇的大都会。尤其是三月暮春，正是鲜花盛开时节，也是鲜花生意最旺盛之时。《梦粱录·暮春》载：“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海棠、木香……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又载：“花事放殷……带妻挈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这一派热闹风雅的景象，在江南的石板路上，还原了古诗中最美的画面。有趣的是，当时还出现了“外卖送花”的服务。富人在家中宴饮，可随时遣人去花市叫送鲜花，镶配佳肴美酒，那份风雅，今人不及。

明中叶以降，江南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都市化加深，南花北运、北花南贩，花卉商

人们获利颇丰，于是江南花业的繁荣远超前朝各个朝代，其中尤以苏州虎丘花市领袖风华。虎丘不仅有固定的花市街区，更有流动的花担、花船穿梭于街巷河道，形成了“水陆并举”的交易特色。这里所售花卉品种极多，四季供应不断，是名副其实的“花潮秘境”。南北花商贩来鲜花和盆景的初级品，经过虎丘花农的高超园艺再加工，立即身价倍增，变成远近钟爱的佳品。

每当春令一至，万木复苏，姑苏城外的香花桥边，卖花人撑来的乌篷船便泊满了岸。船头一色摆着扁肚的陶缸，缸里盛着清水，水上浮着剪了枝的花骨朵。正午时分，万紫千红随船都聚集到了虎丘花市，阳光透过竹棚的空隙，落下斑驳的光影，把整个花市蒸腾成了一只巨大的香笼，就连光也有了香气。一时，卖花人的吆喝声、买花人的还价声、游客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了一起。

枝条细长的迎春花最先在花市登场，因为老一辈人管它叫“金腰带”，说是春神腰上系的流苏，一步垂到了人间；随后山茶、水仙和白玉兰依次上市，仲春则有桃李争妍、丁香吐蕊；入夏后，茉莉、珠兰、凤仙、鸡冠、木槿都扬帆赶到；秋季又有菊花和秋海棠；长春、紫薇和夹竹桃则三季常开。最后“寒梅雪中尽，春风柳上归”，开启新的循环。在百花杂陈、芬芳扑鼻中，以花会友、无花不欢的士人们纷至沓来。本地培育的“虎丘海棠”“天平梅”，还有杭州运来的“西溪兰”，都是文人墨客的最爱。唐伯虎曾画《岁朝图》，画里就有他从花市购得的瓶插牡丹、案头佛手。平凡的日子在花市的陪伴下也能过得成诗。

“商贾喧阗争利市，游人络绎拾欢颜。”虎丘花市能成为江南地区鲜花盆景的销售中心，皆拜花朝节所赐。苏州以农历二月十二为“花朝节”，形成祭花神、赏红护花等核心习俗。虎丘通过花神庙祭祀形成花卉产业集聚地，花商云集。《吴郡岁华纪丽》所记载的“晓来担负百花，争集售卖。山塘列肆，俱设盆花，零红碎绿，五色鲜浓，映照四时，春风远袭”的胜景，即便过了数百年，依然

是人们踏入虎丘花市的初始印象。那红紫缤纷的花簇、沁人心脾的幽香从未改变。故此，虎丘花市早已超越了买卖的表象，成为苏州人感知春天、安放雅致精神空间。

正如作家汪曾祺所言，“花市是城市最有生气的地方”。而年关将至、满城迎春的日子，则是花市最有生气的时候。春来南国花如绣，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里，民俗活动自然少不了花的参与。江南的迎春花市，首推金陵最为热闹，既带着几分六朝古都的厚重底蕴，又多了几许湖山相映的开阔。作为明代两京之一，此地官、商、姬等鲜花纯消费人口数量庞大，“春日花市，冠盖云集”的盛况频频上演。十里秦淮边，画舫凌波，两岸花摊林立、花担相连，桃枝嫩、杏蕊肥、芍药艳，还有用细棉线串起的茉莉、素馨、白兰挂在竹梢，风过处甜香袭人。吴语的讨价还价声，温软地浮在潮湿的空气里，不像交易，倒像对歌。河上灯火与花光交相辉映，引得游人驻足看花，欢悦无尽，分不清是心动还是心动。难怪爱花如命的李渔要把家安在金陵，为了满室清芬，即便穷困潦倒，也“家人不能止，听予质簪珥购之”。

如今的南京夫子庙、玄武湖等地的迎春花市，依然延续着古时的热闹。一俟腊去春回，熙熙攘攘的花市蜿蜒紫红开遍，成了年味的象征。那一篮篮、一束束的年宵花，仿佛是春的信使，芬香浮动、秀色锦簇，热热闹闹地预告着春的临近，将冬日的萧瑟驱散，昭显着新年的喜庆。“瓶插蜡梅，暗香浮动”也成为南京人过春节最美的期待之一。

诗苑春如锦，看春花更红。青砖黛瓦间，一盏花灯、一簇春色，入花相知、花随意，整个江南就这样通过无数双沾着泥土的手，通过无数个盛着清水的瓦盆，完成了一场盛大的迎春仪式。春天，不再仅仅是墙外的杨柳风、梁间的归燕语，只要有花，它就在你的案头、在你的窗前，在每一次奔向花市的脚步里。

又是一年春满园。今年新春的江南花市，应该会比往年更美、更旺吧！

拂过青石板，你始觉得原来其清雅隽永的香味，当是苏州园林冬日里最具辨识度的专属香气，而蜡梅与苏州园林相遇则可谓绝配。须知，正是这种“才子佳人”式的耦合，终令苏州也悄然变成了江南文人笔下的“姑苏”，或者说，这也是江南文人爱梅遣兴最为生动的传承与赓续。

我的外祖父对蜡梅花也是钟爱有加。生前，他在明清民居式的家庭院落内种上了蜡梅，且一种就是几十年。不仅用来自赏，还会剪一些赠送给学生和邻居。听母亲说起，当年抗战爆发后，在浙江松阳工作并暂住在松阳黄家大院的外祖父为表达对日寇侵略的愤慨，常常对着园内的蜡梅作画，并自刻了一方“幽香冰洁仇敌恨”的闲章。除了赠以蜡梅为题的创作画给亲朋好友外，也还会在信札中夹上几朵晒干却依然馨香的蜡梅花。其借蜡梅托物言志、直抒胸臆之情，从中可见一斑。

在外祖父家的庭院里，秋末冬初花儿开得最旺并成为挺拔孤高风景的，怕要数那枝独秀的蜡梅花了。就如江曾祺在《蜡梅花》中写的：“每个枝条上都是花，无一空枝。而且长得很密，一朵挨着一朵，挤成了一条……满树繁花，灿灿的吐向冬日的晴空，那样的热闹，而又那样的安安静静，实在是一个不寻常的境界。”暗香幽幽自不必说，迎上去抵近看那蜡梅花，玲珑剔透而一朵朵直接地开在老干虬枝上，继续着诗人笔下“枝横碧玉天然瘦，蕊破黄金分外香”的冷峻和清趣。是啊，这棵颇有年头且主干有碗口般粗细的老蜡梅，就是不凋的精髓，也是最美的丰碑和见证。

外祖父的爱梅情结也深深地影响着作为教师的母亲。每次从外祖父家归来，母亲总是

带回一大捧蜡梅花枝。但见这些蜡梅花大多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为什么就不是开了花的枝条呢？”我甚是惊讶，母亲告诉我：“这样的蜡梅花枝，在瓶子里放一点水养着，它会慢慢绽放，可开上好长一段时间哩！”说来，也真是奇了，插着蜡梅花枝的几只瓶子往书桌上一放抑或往柜子上按一下，不仅满室生香，而且春天的气息似乎也扑面而来——蜡梅花开了，春天还会远吗？

然而，有一年秋季，外祖父家的蜡梅竟然莫名枯死。接到外祖父的信，母亲脸色煞白，一连几天闷闷不乐。我们理解母亲的心情，她曾说过这是一棵陪她一起长大的蜡梅。而今，它不打一声招呼，说走就走，母亲怎能不黯然神伤？渐渐地，母亲终于走出了情感低谷期。有一天，她对我们说：“生活就是这样，得到的有可能会随时失去。关键是我们要学会应对，学会调适，要善于自

我创造生活。”

时至今日，喜爱蜡梅花的大有人在。在我居住的小区，但凡带有花园的，哪怕面积再小，也都会给蜡梅留下一席之地。蜡梅花虽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也没有芍药的俗艳，但它冰肌玉骨、纯洁无瑕。有人说它生性孤傲、卓尔不群，但要知道，它并没有傲气，有的只是傲骨。就像一位诗人所言：它站立枝端，却凝视脚下；它只求高尚，却不求高大；它点亮春天，却从不张扬。它活成了风雪中的诗行，抒写了傲骨的芳香。这样的花，怎能不被人青睐呢？

蜡梅花开得快，凋谢得也快，但即便是簌簌飘落的清冽花瓣，也依然保持着绽放、闪光的姿态。须知，它的品格是高尚的，永远不会在人们的心目中凋谢。世事沧桑，有蜡梅相伴，我相信每一天定然都是美好的。

我在一处角落驻足，此间没有游客嬉闹，理应是梅最好的领地。放眼四周，却无半点梅的痕迹。心下纳闷是否来错地方。直到日头现身，梅也随之露出端倪。眼前的墙整面亮起，如同一卷铺开底稿。看样子有位大师即将落笔。

那位大师堪称才思敏捷，短柱一小会工夫，笔下的梅已立起古今典范的风骨。无论是傲然挺拔的枝干，还是不事张扬的花朵，眼前看到的梅与古代文人如出一辙。奈何我没有他们的经世之才，只能默默地叹为观止。

要寻大师在何处，檐角一缕日光便是答案。那里，还有一枝蜡梅正兀自灿灿金黄。他们配合得如此默契，缘分大概在前世就已注定。我有幸目睹日头绘就一幅梅之静图，可能当年陆游目睹的也是这一幕，因而诗句里的梅才不为色彩所限，却历经千年风采不减。

即便身处角落，梅亦需要知音。只要一人来此，它便绽放得无怨无悔。归去时，我忘记看一眼红墙前的人群是否已散。眼下日头西沉，卖力演出的明星梅也已显出疲惫了吧。

投稿邮箱：changsanjiao201811@163.com

■王力

周五夜晚，友人邀请我品茗闲谈，来到目的地却被友人告知临时有事要爽约。

返程经过庆春路口，一缕幽香绕过夜色与我期不期而遇，被扫了兴致的心情为之一振。不远的地方分明有一棵蜡梅正开得热烈。在一片混沌中，唯有心灵的感官才无比精准。

新的兴致很快充满内心。在原地转悠了半天，我始终未能寻到蜡梅所在，目之所及唯有月光而已。月光包罗万象，任何生灵都可以在月光里肆意欢腾。月光是时间的凝华，那股暗香好似从时间深处飘出，虽有丝丝缕缕触碰鼻尖，却无缘一探其踪。

周末走进钱王祠，红墙边的蜡梅已经化好了妆。也许知道自己每年只有一次登场机会，所以此次都郑重其事。不过，“美丽”一词应当被赋予更多的松弛感，美人面部要是紧紧绷着，那就少了真实感。

当众多闪光灯环绕之际，不知那棵蜡梅在想些什么。此处是钱王的祠堂，它还没意识到已喧宾夺主。钱王的典故亦与花有关，那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被作为情诗天花板传唱了千年。

待陌上花开想必春日已到，陌上盛开的花想必多是野花之属。如此看来，钱王应是诗人般的内心，置身杀伐果敢的权力旋涡里能够如此实属难得。

钱王不会对一树绽放的梅无动于衷。那暗香虽不热烈，功力却绵延不尽，分分钟消解掉内心的厚茧。

高贵的钱王在那一刻成了朝圣者，朝落在枝条的金雪仰起头。眼前闪耀的是历史的旁白，钱王一定在当中看见了自己的功业。那会儿他唯独不知道是非成败转头空，唯有幽幽暗香千万年来不曾消褪。

钱王创建的吴越国早已成为过往，“陌上花开”一路穿越历史风烟传唱至今。钱王后知后觉这才是自己引以自豪的事情。站在梅前那一刻，钱王的内心一定获得了安宁。对于帝王而言，哪怕片刻安宁都弥足珍贵。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不知当年陆放翁眼前的是蜡梅还是红梅，抑或不常见的白梅。首首诗里作者始终未描述梅的色彩，其具体身份也就无从考究。从生物学角度来讲，蜡梅非梅，两者甚至连近亲都算不上。好在古代的文学知识不如今天成体系，如此一来给了学更多包容度。

其实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世间的色彩都同属一种。红橙黄绿蓝靛紫，红黄蓝三原色，没有一种色彩能超越其外，因此真没必要弄出太多界限。

儿时曾与伙伴因小事争执不下，旁人劝说未果，后来闻到一股芳香，内心竟然慢慢平复下来，没多久就与伙伴有说有笑了。“蜡梅”二字也首次跃入记忆。虽在寒冬，它却如一袭春风抚平了碧水上的褶皱，水面映照得世间愈发生动。

无论蜡梅还是红梅，寂寞盛开方是最真实的模样。即便开到最盛，花瓣仍然保持收敛的姿态，举手投足皆透着不事张扬的性子。角落的梅从不需要为其搭台，只需要一个角落就能尽情挥舞衣袖。相比之下，古人更懂梅的秉性。

我背对人气最旺的明星梅而去，试图寻到一处角落。那里一定有一枝截然不同的梅。梅从不会等待人，亦不稀罕什么千古绝句。梅只稀罕日头和风雪，前者让自己尽显风华，后者让自己身上的品质熠熠生辉。

我的目光在廊前檐角游移，既满怀期待又忐忑不安。若是不小心惊扰了它，那一树芳华是否会瞬间黯然失色呢？或许我应该来到驿站边，如此才是与它最好的相遇。可是驿站只矗立在历史的记忆里，在现实中它早已瓦解成尘。梅失去驿站这个伙伴，内心的孤独让花瓣更加紧贴在一块儿。正因害怕孤独，所以在人们眼前俨然一副不惧孤独的样子。虽然能够抵抗风雪，梅的花蕊却从不曾僵硬如铁。

我在一处角落驻足，此间没有游客嬉闹，理应是梅最好的领地。放眼四周，却无半点梅的痕迹。心下纳闷是否来错地方。直到日头现身，梅也随之露出端倪。眼前的墙整面亮起，如同一卷铺开的底稿。看样子有位大师即将落笔。

那位大师堪称才思敏捷，短柱一小会工夫，笔下的梅已立起古今典范的风骨。无论是傲然挺拔的枝干，还是不事张扬的花朵，眼前看到的梅与古代文人如出一辙。奈何我没有他们的经世之才，只能默默地叹为观止。

又闻蜡梅香

■赵畅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凯《赠范晔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其一》）……当我从朋友发来的微信上看到杭州孤山那金黄幽香的蜡梅正初展花瓣时，我不禁油然吟诵起古人歌咏梅花的诗句。

蜡梅，乃是梅花系列中的稀有品种。因与其他梅花一样，蜡梅也是在苦寒的背景下扎根、生长并开花的，韵致高格、清雅幽独，自被文人视作寄寓远大志向，比拟自己的意志和胸怀的物象。更兼蜡梅适宜在江南地区种植，因此自古多被江南文人追捧，也是想象中的事。想起范成大在《范村梅谱》中详细记载的蜡梅品种与诗性，他还在《从江乞蜡梅》中幽默地向友人索要整树蜡梅，足见其对蜡梅的喜爱。陆游在《荀秀才送蜡梅十枝奇甚为赋此诗》中写道“与梅同谱又同时，我为评香似更奇”，将蜡梅与梅花并论，强调其独特的香气。而“色疑初割蜂蜜，影欲平欺鹤膝枝”之句，生动描绘了蜡梅的色泽与姿态，其对蜡梅的细腻观察，分明折射出其对蜡梅的钟爱。郑刚中《蜡梅》中的“不肯皎然争腊雪，只将孤艳付幽香”，则以拟人化手法刻画蜡梅孤傲高洁的品格，终成为流传最广的代表作。

近年来，我先后去杭州孤山和苏州园林赏梅，虽说两地盛开的蜡梅各美其美，但我似乎对苏州园林印象更深。“小寒日初成，风吹蜡梅香”，当你款款步入苏州园林，无论是行进在狮子林、西园寺、网师园，还是走过怡园、拙政园、沧浪亭等，当蜡梅花暗香浮动，氤氲间随微风缓缓吻过粉墙黛瓦，穿过走廊雕窗，掠过碧池水，



在世纪公园拍摄的蜡梅。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